

14 关系很微妙

感人的浪漫 虐心的纠结



过了好久,我以为他已经走了,却见屏幕上又跳出一句话:“如果下次你要断网,请通知我一声,这是我的邮箱:songyi@xxxx.com。”

“一定。”我回应。

等了好久,他再没有回应,我幸福地抱着笔记本傻笑,如果不是因为我已经连续两周没休息好,实在没有力气,我肯定会跑到阳台上大叫:“宋翊把他的电子邮箱告诉我啦!”

回过神儿时,我看到陆励成双臂抱于胸前,靠在电脑椅上,静静地看着我。我做贼心虚,顿

时满面通红:“你不是在做最后的检查吗?”

他站了起来,提着电脑包离去:“我检查完了。你做得不错。不过还需要再改一下开头,这个开头太严肃。Young 明天作报告的时候,也要注意调动现场气氛。我会让Helen 明天早上5点叫醒Young,让她作报告前改改开头。”

我心里暗骂他神经病,当上司也可以仁慈一点嘛!

“不用再打扰Helen了,我明天早上会叫Young的。至于开头,我现在就修改。”

他出门时回头看了我一眼,随意点了点头就走了,我却又奋斗了一个多小时。

我既有输的心理准备,也有赢的心理准备,可是当我看到赢得精彩漂亮的陆励成接受宋翊的恭贺,两人握手合影,微笑着看向镜头时,虽然两人的笑意看上去一模一样,我的心仍刺痛了一下。

照例是要庆祝的,我想溜走,可老板Mike说,他让人订了最好的歌厅,两组的人一块儿去喝酒、唱歌。估计Mike是想让美国过来的老板感受一下中国式的庆祝方式。

到了包厢,赢的一组固然兴致很高,输的一组也不敢在老板面前流露出没有气量,所以气氛很热

烈。包厢里灯光昏暗,我可以躲在角落里放松一下。

从美国过来的老板是个犹太小老头,头发梳得纹丝不乱,个子不高,可是很威严。他夸赞了一通Young, Young 应对得体,陆励成嘴角也透出了笑意。

当场面上的客套完了,大家开始喝酒、唱歌的时候,犹太老头端着酒杯坐到了宋翊旁边。两个人一边啜着酒,一边聊天,不知道宋翊说了什么,犹太老头儿笑容满面,拍着宋翊的肩膀,俨然一副慈祥的邻家小老头的样子。

也许是我的错觉,我觉得陆励成的笑意淡了几分,心里只能对他报以同情,很多时候文化上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,不要说中美之间的差异,即使同是中国人,北京人还听不懂陕西人的笑话,浙江人还不知道贵州人的日常习俗呢!所以,陆励成的英语说得再流利,可和在美国读书生活工作了7年多的宋翊比,还是逊色许多。

陆励成放下酒杯,拿起麦克风,大家都自觉地安静下来,他用英语感谢了全组人的辛勤付出,表扬了他们平时的工作表现。

顶头上司当着大中华区老板的面给自己加分,所有人都激动起来,借着酒意频频欢呼,嚷着:“Elliott,

不要光嘴上感谢我们,献歌,献歌!”

另一组的人估计也想听听陆励成唱歌,所以跟着鼓掌、吹口哨。年轻人特有的活力感染了犹太老头,他颇有兴趣地注视着陆励成。陆励成未再推辞,微笑着说:“恭敬不如从命。”他看了Helen一眼, Helen 立即会意地按下手中的遥控器。

陆励成选择的是周杰伦的《东风破》。真是好选择!这是一首不管男生、女生都会唱的歌曲,大家跟着音乐节节拍着掌,犹太老头虽然听不懂,但也礼貌地跟着大家一块儿拍掌。陆励成唱到一半的时候,把另一个话筒递到了Young手中,很优雅地弯下腰,做了个邀请的姿势,Young有些吃惊,脸红起来。男女之事的玩笑,历来最容易调动气氛,大家笑出了声,拼命地鼓掌,拼命地尖叫,气氛一下到达了高潮,连犹太老头也笑着鼓掌。

毕竟不是刚出道的小姑娘,Young很快就坦然了,站到陆励成身边,与陆励成合唱了起来。

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
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
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
荒烟蔓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……

(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)

09 多病的女儿有了小书包

好爸爸造就好女儿



刚到西安时,孩子的身体不太好,我们想尽办法给她调养,孩子的身体渐渐好起来,但还是时有感冒、发烧。

1997年10月20日凌晨,依依上吐下泻,开始出现高烧。我们赶紧将其送到西安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,当天就不停地输液,可她仍高烧不退。我们只好将孩子转到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。

21日晚7时至22日早8时,医院一直在给女儿输液治疗,女儿的1岁生日只能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。3天后,孩子出院了。

1997年岁末,我们带着女儿踏上了归乡之路,先到山东她外婆家,一周后从山东龙口启程,途经烟台、大连,上汽车、换轮船、转火车,两天后到达吉林她奶奶家。

由于地区气候、水土差异,加上长途颠簸,到达山东后,女儿就患感冒,动身赴吉林前夜,因咳嗽引起呕吐,但为了赶回老家过年,我们还是踏上行程。在烟台乘船去大连途中,因舱内湿度较大,女儿高烧不退,异常痛苦,啼哭不止。幸得同船旅客及船长、大副照顾,烧虽退了,但由此引发了肺炎。

到达老家的当晚,孩子不停地咳嗽,第二天去县医院诊治,被确诊为急性支气管炎肺炎,遂住院治疗。住院期间,平均每天打3次吊瓶,孩子出现过短时心衰症状,挨过5天的病痛折磨,伤痕累累(扎的针眼)的依依终于出院了。

1998年初秋,我离开古都西安到黄海之滨的青岛发展。同年7月,妻子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,回到她的老家山东龙口教书。我产生了离开西安的想法,随后来到了青岛。

几个月前我出差时曾到过青岛,与时任青岛市行为科学学会秘书长、《行为科学报》总编辑董剑有过深入交流,我感叹青岛是个好地

方,他便邀请我到青岛发展。

于是,《行为科学报》成了我的新阵地,由我来编辑、主持《心理咨询》专版。我不用坐班,工作之余还有大量的闲暇时间。看着屋里堆着我在西安时编写的《公关礼仪培训》教材,我萌生了继续办班的想法。因为我住的大麦岛与青岛大学仅一路之隔,我想借助这一有利条件,把培训班开在青岛大学。

说干就干,我找到青大教室管理科谈妥了租教室的事宜后,就印了招生简章,跑了整整两天,把简章散发到青大和周边几个学校的学生手里。为了配合办班,应青岛大学邀请,我还为该校作了一场题为《流行与个性》的专题报告。报告结束时,就有50多人报了名。

一个月后,我们迎来了女儿的2周岁生日。那天是星期三,妻子要在单位上课,只好在周六来青岛与我团聚,为孩子庆贺生日。

在为孩子准备生日礼物时,我突然想起前些天妻子说孩子想上学的事儿,虽然感到可笑,但这表明孩子有求知欲,我为此很高兴。

于是,我精心挑选好书包,购买了一些玩具后,我又买了一个图画本和一支铅笔,一切准备就绪,就等我的宝宝到来。

1998年10月24日中午,我到

长途汽车站迎接妻女,女儿还没下车就看到了我,冲我大声地喊“爸爸”。我急忙往车门走去,孩子以为我要走了,就大声地哭喊:“爸爸,爸爸走了……”她妈妈安慰道:“爸爸没走,到车门口等我们去了。”

待依依走到车门口,我将她抱到怀里时,孩子大哭起来:“爸爸,你不会不要我吧?”我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说:“怎么会呢?爸爸这不是来接你了吗?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孩子,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”妻子把孩子抱下来放到地上,我们拉着她的小手,说说笑笑地走向出租车。

回到家,见到我给她的礼物,孩子很高兴,尤其是背上那个书包后便满地跑着喊:“我要上学了,我要上学了……”

随后,我陪孩子玩了一些小游戏,并简单给她介绍了“上学”都会做些什么,孩子边听边玩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

第二天,我们带依依游览了栈桥、团岛、汇泉广场、中山公园,到黄海娱乐城玩了一些孩子喜欢的小游戏。然后,女儿背着新书包,拉着妈妈的手与我道别。4个月后,依依背着这个书包走进了幼儿园,开始了她的新生活。

(摘自《做父亲的幸福——好爸爸东子16年教子随笔》东子 著)